

夜光杯



老式饭局

张欣
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饭局,热闹的,八卦的,纯享受美食的,谈心的,吐槽的等等都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本没什么可说的。但是最近的一个老式饭局让我有点感慨。当然到场的都是老朋友,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偶尔见一见叙叙旧。饭馆呢,也没有什么特别,普通的粤菜。那么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呢?

首先我们有七个人,住得天南地北,又是晚餐时逢下班高峰期,居然没有人迟到,反正每个人都是自觉地解决自己的时间、交通问题。要知道有许多饭局总会有个别人姗姗来迟,塞车当然是最好的理由,不把别人的时间当回事是许多人深层次的不讲武德,好像谁先到会没有面子,这也是不自信的外在表现。第二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人看手机,没有人需要用目光提醒,就是都不看甚至没有从包里拿出手机(铃响去接一下是有的),并且也没有人给食物拍照片。这一点好多饭局都做不到,如果不是先把手机统一收起,一定有人手痒,从头到尾低着头,越是亲近的人越肆无忌惮变成理所当然,言外之意是我们这么熟你不介意吧。其实我是介意的。第三点是当大家都明显感觉有的菜偏咸了,也没有猛烈地抱怨,还是继续聊天讲笑,做到了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才重要。后来也只是嚼白粥中和了一下,感觉哪个饭店的菜式有点不妥都正常,并不影响到大家的兴致。最后一点尤为重要,就是多年的老朋友,哪怕只是帮了一点小忙都要隆重致谢。这种答谢绝不拖延的行为,只有老派的人才会这么做。大部分人还是有情有义的,也不怕花钱,就是懒得组局。给每个人发信息,还要协调时间、订饭馆想想都累得慌,于是就会拖延症大爆发。作为组局的人来说,麻烦也是答谢的一部分,一定不把答谢只停留在口头上,越是小事越要落地。

这个无形中形成的老式饭局让我想到,为什么有的朋友会经历时间的洗礼一直留存下来,饭菜并不出色,话题也相对老旧,但是每个人都会在心里维护这种友谊。想来做人,最重要的还是品质。



最近在读“聚学文丛”的第一辑,包括龚明德的《文事探旧》、韦泐的《在家淘书》、蒋力的《墓歌集》、全,前些年曾斋拾珍》、谢泳的《写本杂录》和周立民的《春未老,书

聚学为海

周洋

《文言尺牍入门》等多部有分量的大书。其子谭篋历数年之功,将父亲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收罗齐全,前些年曾斋拾珍》、谢泳的《写本杂录》和周立民的《春未老,书》,读过之人难忘,素朴古雅的装帧,盈手可握的开本,有独立思考的文章,这正是文化随笔类从书当有的样貌。

“聚学文丛”中仅有一本书的作者仙逝多年,由后人整理其遗作汇编成册,却是众多书迷翘首以盼的。这就是《斋拾珍》,作者谭正璧,上海嘉定人氏,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、文史文献专家。谭先生专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,著有《夜珠集》《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》



前些时候,网上流行了一段视频,那是1980年,上影演员剧团自己办了一台春晚,金焰、赵丹、张瑞芳、秦怡、孙道临、仲星火、白穆、高博、韩非、程之、康泰、杨在葆等几乎老前辈都在,节目很简单,很多都是即兴的。那时我才23岁,还不是上影演员剧团正式的演员。当赵丹老师问起我时,杨在葆老师抢着回答说:“她关系还没有转过,但是人已经到了,我们很快就要把她调来。”现在回看这些视频,我真是很庆幸自己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来,受到老前辈们的呵护,和同辈们一起成长。那么多年过去了,和我一起的小伙伴如今都已退休,而那些前辈老师,大多都不在了……前辈的鼓励和扶持让我终生难忘,上影演员剧团是我永远的家。如今每次走进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的大门,总是能带给我沉甸甸的回忆。

1976年,我接到通知,去剧组拍戏,这部电影叫《新风歌》,我在戏里扮演一个窑场场长,是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,那时我还没有恋爱的经历,演我丈夫的达式常老师一直在帮助我,谢怡冰老师是专门辅导我的老师,还有冯淳超老师、李农老师、刘非老师、于明德老师……我们在一起下了近一个月的生活,学习窑场里的各种技能,和农民打成一片。我看到他们为了让自己更像农民,

丁是娥和解洪元这对老夫子,曾经住在华亭路,算是我的近邻,小时候在常熟路、华亭路上是常有机会与这两位沪剧大师偶遇。家母是沪剧、越剧爱好者,所以我常随着她从电视、广播里听戏,对丁、解两位先生也是熟悉的。“解洪元,看依格副棋手哪能办?”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个老棋迷得意的声音,也似乎看到了坐在棋盘对面的解洪元先生略显尴尬、忙于招架的窘态。这就是当年淮海中路、乌鲁木齐南路路口的“三角花园”,一处棋迷乐园。在这里,除了棋力有高低,人人皆棋友。棋力高、资格老的就坐下来看棋,像我这样的学生就只有乖乖观棋的份儿。这里热闹的时候,总有十几个棋盘在演绎着楚汉相争。而且对弈者脑子不停、手不停,嘴巴也不停,互嘲互唱,观棋者听得肚皮笑痛。

老棋迷解洪元

杨柏伟

解洪元先生当然是人人都认得的,但是在这儿他不是大明星,就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小老头。因为患声带癌,老先生在1980年做了切除声带、改道气管的大手术,永远失去了宽厚洪亮、大气磅礴的嗓音。所以,解洪元先生在棋战中的“斗嘴”只能吃哑巴亏,好在他的功底是蛮深厚的,别看他的布局是“野路子”,完全不上谱,但进入中残局就可以看出他的老练。所以总的来说,他虽然不是三角花园的象棋“第一把手”,也足可排进高手的行列。

可以为解洪元先生的棋力做“试金石”的是黄大昌老师,他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市区区的比赛,后因意外致残,没有成为一位棋手,却在象棋残排局的创作方面卓然成家。因棋结缘,他和解洪元先生成了“忘年交”,两人不时互相走动,对弈,丁是娥老师总是陪伴在他俩身边,端茶递水。我问过大昌老师总成绩如何?他说:老先生棋子有力量的,我俩大致五五开。

据解洪元先生的女儿解波回忆: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解洪元平常总是拎着一个破旧的藤包,包里装了一个小热水瓶、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。他拎着这包,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,找人下棋。而我见到他的时候,藤拎包已经“退役”了,换了一个似乎还蛮有年头的人造革小拎包,小热水瓶被保暖杯取代,饭盒是不需要了,象棋那是一定有的。不论寒暑,

老先生都戴一个自制的小围脖,应该是为遮掩当年那个大手术留下的伤疤吧!看着他偶尔忘情,打着手势和对手唧唧呀呀地复盘,我的心里的有点儿难过,老先生的天赋佳喉,美妙唱腔,只能从过往的录音中重温了……

解洪元先生被确诊患声带癌,恰是在复排《芦荡火种》前。他执拗地要求医生推迟手术日期,坚持到排练场当艺术顾问。他曾经演过男主郭建光,也唱过配角陈天民,这份经

验无人能比,他要一字字、一句句地传授给后辈演员。但病魔无情,当全剧进入内部连排时,他被强令住院准备手术。《芦荡火种》顺利地公演了,解洪元的手术日期也到了。一天晚上,既要忙于演出,又为老伴的手术揪心的丁是娥在后台收到一张纸条,上面是她熟悉的工整字迹:“你明天无论如何不要到院来,要相信医生会动好手术,同志们会全力照顾。你只要把戏唱好,我就安心了。”

京剧团的老师给我们辅导,服装都是用真丝绸缎做的。要求我们,一定不能像现代人那样无所顾及地走,笑起来也不许夸张,因为戴着头饰耳环。有时,我从早上三点开始化妆,化完妆坐着,不能靠,更不能躺,怕把衣服坐皱了。我还学了一段古琴,音乐事先做好,拍的时候放,我就能跟着音乐弹琴,手指一个不错;我还跟着张森老师学书法,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写一个小时的字。所有这些都没用替身,而是自己完成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们,拍一部电影,能学到很多东西。电影《笔中情》获得了法国鲁瓦扬国际电影节外国影片奖,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到了国外。现在再看这些电影,我就会想到我们在一起排练的情景,想起那些一起合作过的老师、前辈。

感谢上影演员剧团,感谢剧团的前辈、老师、同仁。我是在剧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剧团学的本领。我爱上影演员剧团这个大家庭。

2020年,我退休了。剧团还特地为我办了一个退休仪式,佟瑞欣团长为我佩戴了金质的纪念徽章并为我颁发证书,让我激动不已。

略萨的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、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著称。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超自然现象和幻想元素,同时也关注人类内心的痛苦和挣扎。他是现代拉丁美洲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,被誉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文学流派的奠基人之一。同为流派奠基人的马尔克斯曾经做了略萨第二个孩子的干爹,和略萨一起撰写了“拉美文学二人谈”,他们曾经可以穿一条裤子甚至盖一条被子。在我学生年代,他们曾经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小说家。除非有人从地底下爬起来,在我眼里没有第三个人能跟他们俩站在一起。稍读过一些文学史八卦的读者总会发问,后来他俩怎么闹掰了?略萨为什么要打马尔克斯?除了香艳的民间猜测之外,正史中这算是一个历史悬案。随着其中一位大师的远去,真正的答案可能会被永久尘封。

略萨的叛逆

小饭

今天说说略萨。儿时略萨的问题总是,为什么我的爸爸要打我?略萨小时候算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儿。妈妈虽然是秘鲁总统家族的“皇亲国戚”,却因为跟他父亲结婚而被“边缘化”。而出身贫寒的父亲因为发了一

笔横财,生下儿子之后跑了大老远去花天酒地对小略萨不闻不问。这个性格极端的父亲直到略萨十一岁时才回到母亲身边。那时候小略萨天真地问:“噢?你就是我的爸爸?你从哪儿冒出来的?”有些问题不该问的。这个爸爸性格不仅怪异,而且还相当粗暴,面对亲生儿子这种指问,立刻大发雷霆。从那以后对待儿子除了打就是骂。打骂之后,还威胁小略萨:“你再哭哭啼啼的老子就把你送进军校去!”被宣布了这种可怕的未来,小略萨被吓得瑟瑟发抖。六次离家出逃都没有成功,而他爸爸说到做到。在略萨十四岁那一年,他果然被送进了军校。

但是略萨随后用更大的叛逆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:在十八岁那一年,因为“爱情”,虽然自己的脑门处是他老爹的左手枪威胁下,但略萨还是违背了老人家的意志,毅然决然地跟他姨妈结婚了。老天都被他感动,“是的,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”老天感动了没有多久,包括他的姨妈和老婆胡利娅也是。略萨的“姨妈老婆”胡利娅后来对记者说,她跟略萨的婚姻:“开始是天堂,后来是地狱。”

奶油杨梅并非是指杨梅以奶油拌之,而是指草莓。当时上海人把草莓称为外国杨梅。彼时草莓未经过改良,味淡形小,上海人便以细砂糖拌之,浇上厚奶油,置于冰箱冷冻,即成冰冻奶油杨梅。1928年,江西路南京路北四十一号的平安食品公司在《申报》上登载了一则广告,“闻该公司经理蒋曙东、李君扬二君,鉴于

奶油杨梅

孙莺

近日杨梅上市,特新制奶油杨梅一种,价格便宜,味美异常,连日知者纷纷前往尝试焉。”此广告中的杨梅即草莓,而非浙地所产的杨梅。

当时到咖啡馆吃奶油杨梅是一件时髦之事,在沪上风行一时。在高级咖啡馆里,奶油杨梅的售价极昂。1948年,沪之物价飞涨,报人贝多芬曾撰文写奶油杨梅的暴利:

在中区的几家咖啡馆中,售奶油杨梅二十五万左右一客;更有一家水准略高而有音乐设备的咖啡馆里,则售六十余万一客;霞飞路有家小型咖啡馆售奶油杨梅仅十二万。这三处不同地点以及不同售价所制的奶油杨梅,质与量大致相同,差异的仅在甜味与奶油成分的重轻一点。计其成本,每客之杨梅重量在四五两之间,林森路售新鲜杨梅,一磅之值为七八万,每磅可分盛二客又半,益以糖油与奶油之类,每客奶油杨梅之成本仅六七万元,林森路小咖啡馆所售者,一本万利当属应得之利润,余者皆不可究其成本,冷饮原属暴利事业,奶油杨梅则其利尤暴者也。

吃不起咖啡馆里的奶油杨梅者,便在家中自己制作,方法也很简单,小菜场买回草莓,洗净,以糖渍之,再以大冰砖拌之。盖普通人家无冰箱,乃想出以冰砖代替奶油,味道亦绝赞。

入秋了,窗外的蝉鸣声渐渐地远去了,一场连绵的秋雨之后就销声匿迹了。太阳光又重新返回了室内,一大早阳光就斜斜地照了进来,院子里樱花树的影子拉长了。天也黑得早了,七点半左右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。中午仍是溽热难耐,然而早晚却是凉意习习,古人将此时的凉称为嫩凉。夜晚,天上微月初升,人坐在庭院内,感受到丝丝的凉意,真是惬意如神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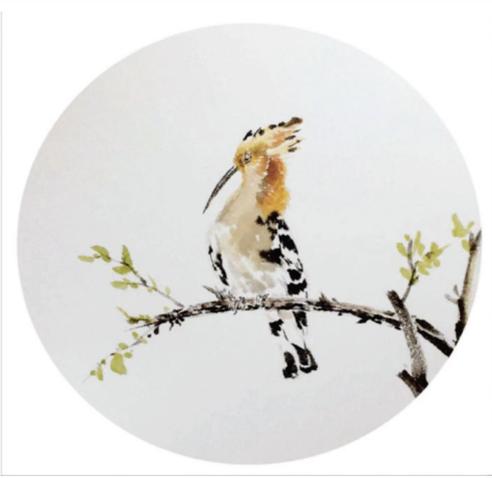
夏秋之交

玉玲珑

残,西风愁起绿波间”,王国维评价李璟的这句词大有一种众芳芜秽,美人迟暮的飘零之感,但其实秋天并不只有飘零,还有成熟与丰收。院子里的无花果熟了,母亲摘下来几颗让我尝鲜,邻居送来几颗他家枣树上结的枣子,如小鸡蛋大小,青红相间,吃起来甜甜的。

夏秋之交,夏天似乎还未远去,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。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,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,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。岁月极美,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。

不出门的时候,我只能在家里感受节气的变化,阳台上的那盆米兰又开了一次,从夏天一直开到了秋天,我站在窗前,觉得它的香气静婉极了。那天出门去换药,清晨,树上的栾花静静地落了一地,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诗,“轩车不到处,满地槐花秋”,那意境真美啊!如今,荷叶恐怕已老,即使未老,也亦可以称为秋荷了,一个秋字就似一声叹息。“菡萏香销翠叶



戴胜鸟 (中国画) 洪波

老先生都戴一个自制的小围脖,应该是为遮掩当年那个大手术留下的伤疤吧!看着他偶尔忘情,打着手势和对手唧唧呀呀地复盘,我的心里的有点儿难过,老先生的天赋佳喉,美妙唱腔,只能从过往的录音中重温了……

解洪元先生被确诊患声带癌,恰是在复排《芦荡火种》前。他执拗地要求医生推迟手术日期,坚持到排练场当艺术顾问。他曾经演过男主郭建光,也唱过配角陈天民,这份经

京剧团的老师给我们辅导,服装都是用真丝绸缎做的。要求我们,一定不能像现代人那样无所顾及地走,笑起来也不许夸张,因为戴着头饰耳环。有时,我从早上三点开始化妆,化完妆坐着,不能靠,更不能躺,怕把衣服坐皱了。我还学了一段古琴,音乐事先做好,拍的时候放,我就能跟着音乐弹琴,手指一个不错;我还跟着张森老师学书法,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写一个小时的字。所有这些都没用替身,而是自己完成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们,拍一部电影,能学到很多东西。电影《笔中情》获得了法国鲁瓦扬国际电影节外国影片奖,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到了国外。现在再看这些电影,我就会想到我们在一起排练的情景,想起那些一起合作过的老师、前辈。

感谢上影演员剧团,感谢剧团的前辈、老师、同仁。我是在剧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剧团学的本领。我爱上影演员剧团这个大家庭。

2020年,我退休了。剧团还特地为我办了一个退休仪式,佟瑞欣团长为我佩戴了金质的纪念徽章并为我颁发证书,让我激动不已。

十日谈

我和上影演员剧团 责编:吴南瑶 孙佳音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